

今年是华君武先生诞辰 100 周年,君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5 年了。我与君武同志的关系,他是中国美协的领导,我只是个普通会员,本无交往,但通过两件事,成为好朋友了。一件是他对我的创作指了一条出路;二件是他赐我一个“封号”。

先说第一件事:1985 年五届全国美展在济南召开,会间出现乱象,我们上海代表反感此种举动,阿达(徐景达,动画片《三个和尚》的导演)等关起门来研究办个漫画刊物的事,议出几点:刊定名《漫画世界》,附在《新民晚报》旗下,定下筹备、编委班子。会议结束代表们回到上海,不久这个刊物就“开张”了。就在此之后不久,阿达患急病去世,留下一句话:“请贺大哥在《漫画世界》上开个专栏。”我不属这个行当,不谙此中深浅,贸然踏入,因我嗜酒,画了一幅《老酒店》,主编老华见了大加称赞,并发指令:“就依照这个画下去。”由此就有了《老上海 360

行》,这个题名就是老华定的,后来出版画册的序也是老华写的,并且由此我觅到了一条画风俗画的路,至今仍赖此为生。

再说第二件事。我的主业是连环画,由于主客观原因被淘汰了,没有门路可投,就靠上了《漫画世界》,由此老华就赐我一个封号“起

感激之言

贺友直

义将领”,意思是连连环画阵营里改行投到漫画队伍,这算是“起义”。小平同志逝世,《漫画世界》要出专刊,原定这一期的封面采用现成的木刻小平同志的画像,君武同志不同意,下令给郑辛遥:“叫‘起义将领’重画一张。”我接受任务依照辛遥给我的照片用白描的手法画出,此图刊出后得到好评,并由出版社印成有限印刷九十三幅,第一号、第

话说蔡京蔡太师要过生日了,他的女儿、梁中书的老婆梁夫人预备了点礼物,梁中书说去年被劫一次,今年送再被劫走怎么办?言下之意是不送了。梁夫人明白得很,老爹那里不能少了孝敬,要坚持送,要博得老爹的欢心,那样才有可能一步步荣升,如果失窃一次就不送了,老爹会以为没有诚心,不够孝顺,一点小钱都舍不得花,成不了气候。这样的话,梁中书不仅上升无望,就是保住现在的职位也是个问题。

这点道理,梁夫人很明白,毕竟是门第出身不学也会三分,所以礼是必须送的,而且不能少,10 万贯。但是,谁有能耐押解生辰纲呢?还是梁夫人慧眼识人才,也算是女中伯乐了,立即推荐青面兽杨志杨制使,说让他去吧,武艺高强胆子又壮。杨志深知责任重大,严格要求随从,生怕有任何的差池。只是强中更有强中手,再三小心,路过黄泥岗时,还是被东溪村晁员外托塔天王晁盖、智多星吴用、一清道人公孙胜、立地太岁阮小二、短命二郎阮小五、活阎罗阮小七、赤发鬼刘唐、白日鼠白胜等人劫去了。杨志很郁闷,愧对梁夫人,梁夫人的“知遇之恩”呀!想自杀谢罪,但转念一想,感到不值得,毕竟“爹娘生下洒家,堂堂一表,凛凛一躯,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,终不成只这般休了!比及今日寻个死处,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,却再理会。”想开点,干嘛为别人的事伤自己的身,更没必要自寻绝路,于是乎溜之大吉。

这回,蔡京同志发火了。劫了一回又一回,太不给老蔡面子了,怎么说人家也是当朝太师,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,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,老鼠陪猫玩。蔡太师怎么能善罢甘休,这事太丢人啦,这样下去还得了,必须杀鸡骇猴,要不然再也没人敢送啦。一定要抓,必须得给这帮子强盗点颜色,俺老蔡也不是好惹的。于是,蔡京同志下达了命令,限期事发当地政府济州市立即捉拿凶犯,追讨财物,10 天内完成任务,并派了个府里的心腹亲自去监督,威协当地领导,抓不到人就开除发配沙门岛。

济州府领导很着急,找到了警察局局长何涛,说这事你必须得办成,办不成我的乌纱帽就没有了,我的乌纱帽没有了就因为你办事不力,那么在我乌纱帽没有之前,我要“先把你这厮迭配远恶军州,雁飞不到去处。”便让人在何涛脸上刺下迭配州字样,空着姓名,说“何涛,你若获不得贼人,重罪决不饶恕。”这傢伙也挺狠,不过也没办法,不这样弄,自己也要倒霉。这一来,何涛同志愁坏了。到哪里抓人啊?很苦恼。恰好他有个赌博的弟弟何清,在赌场里听到了点风声,更好的是他有个聪明的老婆,穿梭其中,说和逢迎,没有急匆匆直接打听,而是先好酒好饭款待,然后再说遇到的难事,打感情牌,从何清口里套出了消息。不是她,何清还不一定告诉何涛,因为弟弟对哥哥有气,记恨哥哥过去对他不三不四,看不起他。

正是聪明的何涛老婆稳住何清,探听出消息。何涛才得以知道白胜,并随即捉拿从白胜口里审出晁盖等人,随即去郛城县捉拿,在郛城,遇到了宋江宋押司。这位端的是“眼如龙凤,眉似卧蚕,滴溜溜两耳悬珠,明皎皎双睛点漆。唇方口正,髭须地阁轻盈,额阔顶平,皮肉天仓饱满。坐定时浑如虎相,走动时有若狼形。年及三旬,有养济万人之度量。身躯六尺,怀扫除四海之心机。上应星魁,感乾坤之秀气;下临凡世,聚山狱之降灵。志气轩昂,胸襟秀丽。刀笔敢欺萧相国,声名不让孟尝君。”可惜还是喝了“阎王婆”的洗脚水。

太平轮徐小圃文物之谜

陆鸿元

夜光杯近载《太平轮上的食单》一文,展示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太平轮事件的物证之一。由此联想到当年上海名医徐小圃文物流失于太平轮的那些事儿,尽管存在一些未解之谜,但值得一提。

徐小圃是沪上中医名家,医界奉为儿科泰斗,同时是闻名国内外的书画文

物收藏家、鉴赏家。就在 1949 年太平轮事件发生前不久,他将一批多年收藏的名字名画托付一位好友随轮带去台湾,不幸同罹海难,万劫不复。徐小圃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乘日轮大西洋丸去台湾,直至 1959 年病逝……以上情况是我的老师徐仲才教授亲口相告,他曾任龙华医院副院长,为徐小圃次子。徐师对其父的坎坷的遭遇不无伤感,不时与我辈提起往事,因而我对文物流失的情况略知一二。

据查考,他曾藏有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名家书画。建国前以影印碑帖著名者,如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艺苑真赏社等;而私人监印者,徐小圃赫然名列其间,还有刘铁云、罗振玉、陶兰泉、徐世昌等,均为社会知名学者,诸家印本,以底本精选、质量较好而闻名艺坛。

至于徐小圃携出的书画,哪些深藏海底?是否有部分散落台湾民间?都很难说。目前尚未见到他所收藏文物的清单,但可以肯定,其中不乏价值连城、

早知道纽约的地铁又老又破,却不知道有多老破,最近终于体验了一回。

我是在 190 街乘的地铁,入口标识在街边一个青绿色的古老路灯灯箱上,镂空刻着“SUBWAY”这个单词,而不是常见的金属标志牌。进地铁站,需要走下一道曲折的石头台阶,进入一个爬着青藤的石砌碉堡式建筑,再通过两扇手推式的绿漆木头大门。所有这些,都显示出这是一个有年头的地铁站了。

原以为古老的外观是为了营造怀旧风格,里面总该是现代化设施。可是进了地铁站,我着实恍惚了几十秒,以为自己瞬间穿越回一百年前了。地铁站没有空调,没有扶梯,头顶是裸露的各种管道,看起来如同一个大型防空洞。地下潮湿闷热,散发着陈腐的霉味,四处的墙壁都在渗水,地面有多处积水,建筑顶上还在不时地向下滴水,地铁轨道里也尽是泥浆。站内都是粗重的大铁门和铁栏杆,锈迹斑驳,有些部位已经锈蚀得不成样子。

脏兮兮的水泥地面到处开裂,积存着经年的污垢。乘客乱扔的垃圾随处可见。木制座椅是长方形的,也需要重新刷漆了。听说纽约地铁里鼠患成灾,有硕大的老鼠公然觅食,不过我这次只看见野鸽子在站台上栖息。站台上没有护栏,所以纽约地铁也是事故频繁。

坐上地铁,感觉摇晃得很厉害,轰隆隆的噪声很大,估计速度也不太快,很像从前坐绿皮火车的感觉。没有电子显示屏,也没有语音报站。不熟悉线路的乘客,要防止坐过站,必须经常抬头查看外面站台上的标识。

据说不同的线路和站点,新旧程度也不一样。42 街的地铁站,设施就好很多。有空调,没积水,地面铺了瓷砖,栏杆

都是不锈钢的。这个地铁站比较大,地下通道里开了一些小店,有中国和印度服装店,还有墨西哥人开的杂货铺。

记得 2006 年我去华盛顿市,对该市地铁的规模感到十分惊讶。华盛顿城市不大,可是地铁线路错综复杂,地铁站分了几层,站内穹顶高耸,气象宏伟,明亮整洁,现代化设施齐备。那时我在上海只坐过三条地铁线路(包括轻轨)。着实令我感叹于美国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。却没想到,纽约的地铁竟是这样的光景。

回家后我特地查了一下,原来纽约的地铁是从 1904 年就开始运行的。转念一想,放在一百年前,这样的地铁站可是非常先进的事物了。而百年以后,它依旧在正常地运营着,每天要迎接数百万人次的客流量,也是很值得美国人骄傲的。或许,他们以后是为了展示纽约地铁的古老历史,才尽量保留了地铁站百年前的原貌,乘客才有了原汁原味的穿越体验。

我在纽约的地铁里看见卖唱的墨西哥人,手提西服行色匆匆的白领,背着旅行包的游客。形形色色的人在同一辆车上相遇,共乘一程,然后各自走开。我的一个表姐曾在纽约生活了七年,她说纽约的地铁在上班高峰期也是很拥挤的,动都动不了,但是鸦雀无声。

大约每个城市的地铁都是这个城市生活的缩影。在纽约的地铁里,能看见不同族裔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乘客。就好像纽约这个巨大的都市,名副其实的“国际化”。它包容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群,各种文化在此冲突与交融,各种人生故事在此上演与落幕。不知道再过一百年,这个星球上有多少个城市的地铁还会继续存在,那时又是怎样的风景?



过静安寺 张永东

偶借尘缘闹市穿,凌云楼下且流连。锦衣玉食销金地,火树银花不夜天。商集五洲环古寺,人分万国绕新泉。繁华经眼迷津渡,试问高僧怎悟禅?

五月初一雨中过红庙 裘新民

短巷红墙黑漆门,青娥老姬竞弓身。焚香雾湿天浇雨,跪地心诚殿有神。相会庵堂曾入戏,欲猜签

静安诗草

语各因人。道生诸事何由看,大马路前如洗尘。

登泗泾安方塔 华锡琪

南村胜日踏春游,涌地高标阻白鸥。云里九峰天地外,眼前泗水石堤流。画舟泛览河滨景,绿野闲行桑稻畴。物理细推多感悟,忽闻钟磬说还休。

文献展览会陈列。名画家吴湖帆曾向徐小圃商借此疏,并录成全帙。

行文至此,要特别提出的是,徐小圃所藏唐代杰出书法家怀素《小草千字文》尤为珍贵。新中国成立前他曾自费影印馈赠至亲好友,1984 年上海书店再次影印出版。该书附有于右任所题观识,其中有

“小圃先生欲付印流传,因书数语送还。名品名跋,成为巨轴,叹观止矣”等语。

斯人已逝,遗范长存。在小圃先生谢世 56 周年的今天,徐小圃学术流派(徐氏儿科疗法)成功入选 2015 年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喜讯传来,心香一瓣,告慰先哲在天之灵!



双趣图 (中国画) 陈世中



我家住在普陀区万里小区 5 街坊,楼屋东侧是一条长 15000 米,宽 100 米的绿化林带,居民们把它美称为“中央花园”。据说,5 街坊四周单单香樟树就有 1100 棵。

“中央花园”很快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饭后散步自然是首选;亲朋好友来走访,游赏“中央花园”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;甚至每天上班,我也常常从东门绕出,宁愿多走路,也要享受穿行“中央花园”的愉悦。

想不到今年夏天,在这片美妙之地,上演了家门口的草地音乐会。尽管这些时日暑气逼人,心情却格外凉爽。

原本想,由房产商主办的音乐会,能有多少水准呢?结果第一场音乐会就来了三位“重量级”:张建一、黄英和王凯,都是不同时期获得国际重量级奖项的一流歌唱家。为他们配乐的是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,节目主持人是央视当红花旦王玲玲,连负责灯光的也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灯光总设计师沙晓岚。正如主持人说的:“这是一场平移了顶级配置的国际级草地音乐会!”

第二场,主办方把一代歌星蒋大为请来

了。《牡丹之歌》、《驼铃》和《敢问路在何方》,都是经典之作,演唱第三首时,台上台下同时高歌,场面十分感人。蒋大为慨叹道:望着天上圆月的月亮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在这样一片宁静的树林深处,为观众放声歌唱,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享受呢?他称赞上海观众良好的艺术素养,大家齐齐整整地坐在草地上,秩序

家门口听草地音乐会

顾定海

比剧场里还要好。真是一幅绝妙的消暑图!蒋大为老师这话说得实在,因为这片草坪是有坡度的,地势由东向西渐次增高,坐在后面的观众不用担心看不到台上。这让我想起这片草坪建造时的情景。原先这里是一湾湖水,四周被或高或低的树木包围着,风景很美。突然有一天,施工队把湖填了,还不断地用泥土增高,成了一个小山丘。一开始看不懂,还埋怨为什么把风景破坏了。后来发现小山丘的西面密密匝匝地种了很多香

樟树,东面成了一大片缓坡地。再后来,缓坡地植上了厚草坪,正前方搭起了一个巨型舞台。一个被香樟树包围的天然剧场出现了!

草地音乐会第三场,郑绪岚来了!与观众一样,歌唱家全然不顾炎热,非常投入陶醉,说自己如同置身纽约中央公园音乐会和柏林森林音乐会。《牧羊曲》《妈妈留给我一首歌》《太阳岛上》《大海啊故乡》……一首又一首美妙的乐曲,让我们回味那难忘年代。读书时,我学着写过几首小诗,几次音乐会听下来,突然又有了写诗的冲动。似乎觉得,也只有诗才能将美好的心情描述出来:“雨中的空气湿润中带点甜,夜的风像在撒娇又似婉约,回首一看,哇,树叶都拉长耳朵,花儿自然一片浅浅的笑靥。家门口的草地音乐会,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,有机缘有空间,把生命消费在美好中。哦,今夜,我的心就像快乐的小鸟,随着自由的音符飞啊飞……”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, 明起刊登一组《敌后歼寇记》, 内容精彩,敬请关注。

十日谈

消暑图

